

## 【文学研究】

## 新世纪以来的上博简《诗论》研究\*

刘信芳

**摘要:**上博简《诗论》以其涉及中国古代经典最核心的部分,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。自20世纪发现《诗论》后,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已历经14年。《诗论》研究在篇题、作者及竹简形制,竹简编联、拼接、复原,《诗论》字、词及相关《诗》篇名考释,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关系,《诗论》与学术史、经学史、思想史、制度史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,成果丰硕,异彩纷呈。笔者认为,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相关研究空间仍然巨大,是最富挑战性的工作,牵一发而动全身,需要学术界为此共同努力。《诗论》文本复原、字词考释等基本释读难度极大,学者对此应有充分估计。如果在基本释读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展开综合研究,难免沙塔之虞。

**关键词:**上博简;诗论;研究;学术批评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7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3-0751(2015)05-0147-07

自2000年马承源公布上博简《诗论》部分内容至今,楚简《诗论》研究历经14年,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2000—2002年,属资料公布引发文本释读方面的热烈争论期,计发表论文约230余篇。第二阶段为2003—2006年,属思想、制度、学术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拓展期,计出版专著7部,发表论文140余篇。第三阶段为2007—2013年,处于冷静思考的研究过渡期,计发表论文70余篇。

### 一、关于《诗论》文本整理释读方面的学术论争

2000年8月,在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,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作关于《诗论》的报告,公布了楚简《诗论》的部分内容。2001年11月,孔子《诗论》释文、图版正式公布,迅即引起热烈讨论。

#### 1. 关于《诗论》篇题、作者及竹简形制

(1) 关于《诗论》篇题。有学者认为《诗论》是整理者对这一文献的命名;姜广辉则认为应命名为《诗序》,饶宗颐亦称之为《诗序》;还有学者称为《诗说》《诗传》等。

(2) 关于《诗论》的作者。整理者认为是孔子,

依据是简文中的“孔子”合文;另有学者或释该合文为“卜子”,或释为“子上”<sup>①</sup>。但《诗论》正式公布以后,整理者已举出同出楚简中的若干证据,证成其说。学者(包括持反对意见者)多已接受将该合文释为“孔子”,裘锡圭断定:“说诗者确是孔子。”<sup>②</sup>李学勤认为:“《诗论》的作者,能引述孔子论《诗》这么多话,无疑和子思一般,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。符合这个条件,能传《诗》学的人,我认为只能是子夏。”<sup>③</sup>讨论以上问题的文章主要还有:马承源《〈诗论〉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》<sup>④</sup>;濮茅左《关于上海战国竹简中“孔子”的认定——论〈孔子诗论〉合文是“孔子”而非“卜子”“子上”》<sup>⑤</sup>;廖名春《上博〈诗论〉简的作者和作年》<sup>⑥</sup>;晁福林《从王权观念看上博简〈诗论〉的作者和时代》<sup>⑦</sup>;虞万里《〈孔子诗论〉应定名为“孔门诗传”论》<sup>⑧</sup>等。

(3) 关于《诗论》竹简形制方面的新问题。《诗论》第2至第7简上下两端留白,这一形制从未见到过。由于“留白”简关系到《诗论》的编联与分章,如何解释与处理,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。虽然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“留白简”讨论,但研究进展有限。

收稿日期:2015-01-15

\* 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简帛诗学文献释读与研究”(13AZD034)。

作者简介:刘信芳,男,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(合肥 230039)。

## 2. 关于《诗论》竹简编联、拼接、复原

关于《诗论》竹简编联、拼接难度极大,费时费力,只有亲自做过者才能深知其苦。每走一步,都异常艰辛。整理者对《诗论》简的排序与编联存在较大讨论余地,对此研究者提出了好几种重新编联的方案。李学勤的重新分章与编联以简 10、14、12、13、15、11 为第一章,行文逻辑清晰,较之整理者的排序,无异于推倒重来。姜广辉断言以上排序“编联准确,一定是如此”<sup>⑨</sup>。

学者对《诗论》编联的意见分歧较大,或提出截然不同的方案,或就李学勤的方案提出修正意见。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主要有:濮茅左的《〈孔子诗论〉简序解析》<sup>⑩</sup>,范毓周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楚简〈诗论〉的释文、简序与分章》<sup>⑪</sup>,廖名春的《上博〈诗论〉简的形制和编连》<sup>⑫</sup>,胡平生的《做好〈诗论〉的编联与考释》<sup>⑬</sup>,康少峰的《〈诗论〉竹简编联与文本复原》<sup>⑭</sup>等。

## 3. 关于《诗论》字、词及相关《诗》篇名考释

(1)《诗论》字、词考释。《诗论》文字难认,文义尤其难解。学者对若干关键字、词的释读存在较大分歧。除裘锡圭、庞朴、饶宗颐等名家发表具有影响力的释读外,主要的论文还有:史杰鹏的《〈孔子诗论〉简中的“諛言”和传世文献中相关字词疏证》<sup>⑮</sup>,王志平的《简帛笔记二则》<sup>⑯</sup>,陈斯鹏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〈诗论〉解诂》<sup>⑰</sup>,王承略的《〈孔子诗论〉说〈关雎〉等七篇义解》<sup>⑱</sup>,迟林华的《〈孔子诗论〉集释》<sup>⑲</sup>等。

(2)关于《诗论》所涉《诗》的篇名。参考李天虹、李学勤、黄德宽、徐在国、何琳仪、季旭升、李零、冯胜君、杨泽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<sup>⑳</sup>,可以初步认定《诗论》所论及《诗经》篇名如下:

- 1.《清庙》(简 5、21); 2.《烈文》(简 6); 3.《昊天有成命》(简 6); 4.《皇矣》(简 7); 5.《大明》(简 7); 6.《十月》(简 8); 7.《雨亡正》(简 8); 8.《节南山》(简 8); 9.《小旻》(简 8); 10.《小宛》(简 8); 11.《小弁》(简 8); 12.《巧言》(简 8); 13.《伐木》(简 8); 14.《天保》(简 9); 15.《祈父》(简 9); 16.《黄鸟》(简 9); 17.《蓁蓁者莪》(简 9); 18.《裳裳者华》(简 9); 19.《关雎》(简 10、11、12、14); 20.《樛木》(简 10、11、12); 21.《汉广》(简 10、11、13); 22.《鹄巢》(简 10、11、13); 23.《甘棠》(简 10、13、15、24); 24.

- 《绿衣》(简 10、16); 25.《燕燕》(简 10、16); 26.《葛覃》(简 16); 27.《东方未明》(简 17); 28.《将仲》(简 17); 29.《扬之水》(简 17); 30.《采葛》(简 17); 31.《木瓜》(简 18、19、20); 32.《杕杜》(简 18、20); 33.《将大车》(简 21); 34.《湛露》(简 21); 35.《宛丘》(简 21、22); 36.《猗嗟》(简 21、22); 37.《鸛鸣》(简 21、22); 38.《文王》(简 21、22); 39.《鹿鸣》(简 23); 40.《兔置》(简 23); 41.《肠肠》(简 25); 42.《有兔》(简 25); 43.《大田》(简 25); 44.《小明》(简 25); 45.《邶柏舟》(简 26); 46.《谷风》(简 26); 47.《蓼莪》(简 26); 48.《隰有长楚》(简 26); 49.《蟋蟀》(简 27); 50.《中氏》(简 27); 51.《北风》(简 27); 52.《子立》(简 27); 53.《墙有茨》(简 28); 54.《青蝇》(简 28); 55.《涉溱》(简 29); 56.《角□》(简 29); 57.《河水》(简 29)。

《诗论》篇名有不少疑难字,成为学者释读《诗论》的关注重点。如李守奎释简 8“《少(小)觥(宛)》”之“觥”字<sup>㉑</sup>,简 17“《采葛》”,简 28“《臙(牆)又(有)蓺(茨)》”之“臙”字,简 27“《中氏》”(读为“蠡斯”)等<sup>㉒</sup>,皆由字形、通假分析入手,对篇名之确定提出看法。多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。

## 4.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关系

《诗》传至汉代,有四家《诗》,大、小《序》。《诗论》与诸家传诗以及相关典籍的关系,是《诗论》研究的重大课题。

整理者排有“孔评诗意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”,并指出:“没有发现如《毛诗》小序所言那样许多‘刺’、‘美’对象的实有其人”,小序中的美、刺,“可能相当部分是汉儒的臆测。”<sup>㉓</sup>彭林反对将《诗论》1—4 简定名为“诗序”,断言:“断断不能将《孔子诗论》名之为‘《诗》序’,或者‘古《诗》序’。”<sup>㉔</sup>

针对整理者小序美、刺“汉儒臆测”说,研究文学史的学者或持激烈反对态度。方铭认为:“马承源先生的说法是对《孔子诗论》的误读。”<sup>㉕</sup>傅道彬认为:“诗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悠久传统。汉代经学家对《诗经》的理论阐释绝不是空穴来风,而是渊源有自……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,是补充而不是超越。”<sup>㉖</sup>

《诗论》应是有所传承的,至少可以在《孔子家语》《孔丛子》《韩诗外传》《说苑·贵德》等典籍以及中山王方壶铭文中寻得蛛丝马迹。在这方面,学

者已经作有可贵的探索,请参朱渊清、江林昌、杨朝明等学者的论述。

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:江林昌的《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〈诗论〉与〈毛诗序〉的关系》<sup>②7</sup>与《上博简〈诗说〉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〈毛诗序〉的关系》<sup>②8</sup>等,黄鸣的《上博简〈诗论〉在〈诗经〉批评史上的地位》<sup>②9</sup>,刘冬颖的《上博竹书〈孔子诗论〉与〈毛诗序〉的再评价》<sup>③0</sup>,王廷洽的《〈诗论〉与〈毛诗序〉的比较研究》<sup>③1</sup>,曹建国的《孔子论〈诗〉与上博简〈孔子诗论〉之比较》<sup>③2</sup>,黄怀信的《诗本义与〈诗论〉、〈诗序〉——以〈关雎〉篇为例看〈诗论〉、〈诗序〉作者》<sup>③3</sup>,张明华的《〈孔子诗论〉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》<sup>③4</sup>,李锐的《“四始”新证》<sup>③5</sup>,刘毓庆的《楚竹书〈孔子诗论〉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》<sup>③6</sup>,冯时的《战国楚竹书〈子羔·孔子诗论〉研究》<sup>③7</sup>,尚学峰的《从〈关雎〉的阐释看先秦两汉诗学》<sup>③8</sup>,马银琴的《上博简〈诗论〉与〈诗序〉诗说异同比较》<sup>③9</sup>,姚小鸥的《关于〈孔子诗论〉与〈毛诗序〉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》<sup>④0</sup>,王泽强的《〈孔子诗论〉的诗学观点及其与〈毛诗序〉的关系》<sup>④1</sup>等。

## 二、关于《诗论》研究的深入拓展

2003—2006年,《诗论》研究不仅在上述各方面的争论走向深入,而且学术史、思想史、制度史等方面研究创获颇丰。

### 1. 研究专著的集中出版

这一阶段出版《诗论》研究专著7部(含博士学位论文)。马银琴、程燕等学者的著作与《诗论》有高度关联性;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论著也有《诗论》专题讨论,成果丰硕,可谓琳琅满目。

其中,刘信芳的《孔子诗论述学》重在解决基本释读问题,有对“童而偕”之诗、《诗论》“性”“礼”“命”“知”等关键用语的专题讨论<sup>④2</sup>。于蓓的《金石简帛诗经研究》主要是运用金石简帛资料考四家诗异文。黄怀信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〈诗论〉解义》为分章注释本,有全文翻译。<sup>④3</sup>陈桐生的《〈孔子诗论〉研究》从《诗论》说《诗》方法、诗旨、理论倾向三个方面研究《诗论》内涵。康少峰的博士学位论文《〈诗论〉简制、简序及文字释读研究》提出新的编联意见,值得重视。在文字释读方面综合各家之说做出裁断,可资参考。萧兵的《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》以《诗论》的内容为中心,讨论“诗教”思无邪,

正变与中和,“诗言志”,采诗,献诗,观诗,赋诗等问题。曹建国的《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》围绕《诗论》讨论诗学问题,颇有新意。

马银琴的《两周诗史》属分体断代文学史,其中有诗序与《诗论》的比较研究,认为毛诗首序产生在孔子之前。王化平的《简帛文献中的孔子言论研究》设专章讨论孔子《诗论》的特点、地位以及《诗论》与传世文献孔子论诗等问题。程燕的《诗经异文辑考》广收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异文,做了很实在的工作。

### 2. 关于《诗论》与学术史、经学史、思想史

《诗论》与学术史、经学史、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看作《诗论》与诗序研究的延伸。马银琴、江林昌、晁福林、陈斯鹏、杨春梅、曹建国等诸多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。可参阅马银琴的《两周诗史》<sup>④4</sup>与《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》<sup>④5</sup>,江林昌的《楚简〈诗论〉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》<sup>④6</sup>,杨春梅的《上博竹书〈诗论〉与〈诗经〉学的几个问题》<sup>④7</sup>,俞志慧的《竹书〈孔子诗论〉的论诗特点及其诗学史地位》<sup>④8</sup>,陈桐生的《〈论语〉与〈孔子诗论〉的学术联系与区别》<sup>④9</sup>,徐道彬的《〈孔子诗论〉与戴震的〈诗经〉研究》<sup>⑤0</sup>,陈斯鹏的《竹简〈诗论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》<sup>⑤1</sup>,曹建国的《孔子天命观与上博〈诗论·兔爰〉之评》<sup>⑤2</sup>,晁福林的《上博简〈诗论〉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》<sup>⑤3</sup>、《上博简〈诗论〉“〈汉广〉之智”与〈诗·汉广〉篇探论——并论儒家情爱观的若干问题》<sup>⑤4</sup>与《〈诗·燕燕〉与儒家“慎独”思想考析》<sup>⑤5</sup>等。上述著作和论文对《诗论》研究的深入展开贡献甚明。

### 3. 关于《诗论》与制度史

《诗论》与古代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教问题。亦有学者展开《诗论》所涉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讨论,以马银琴、晁福林的研究值得重点关注。主要论文有:马银琴的《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》<sup>⑤6</sup>,晁福林的《上博简〈诗论〉与〈诗·杕杜〉探析——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松动及其影响》<sup>⑤7</sup>与《上博简孔子〈诗论〉“仲氏”与〈诗·仲氏〉篇探论——兼论“共和行政”的若干问题》<sup>⑤8</sup>,侯敏、刘冬颖的《上博竹书〈孔子诗论〉与“诗教”传统》<sup>⑤9</sup>,王中江的《上博〈诗传〉与儒家〈诗〉教系谱新知见》<sup>⑥0</sup>,饶宗颐的《诗的欣赏——古代诗教和诗的社会》<sup>⑥1</sup>,王晖的《从〈孔子诗论〉所言〈关雎〉主旨看

儒家的礼教思想》<sup>②</sup>，曹峰的《“色”与“礼”的关系——〈孔子诗论〉、马王堆帛书〈五行〉、〈孟子·告子下〉之比较》<sup>③</sup>，蔡先金、赵海丽的《楚竹书〈孔子诗论〉中“邦风”及“夏”之名称意义》<sup>④</sup>，罗新慧的《上博简〈诗论〉“甘棠”与上古风俗》<sup>⑤</sup>，张利军的《从上博简〈诗论〉评析〈木瓜〉看周代贵族社交礼俗演变》<sup>⑥</sup>等。

### 三、关于对《诗论》相关研究的分析与评价

#### 1. 对《诗论》篇题、作者及竹简形制研究的分析与评价

《诗论》的篇题既为整理者所定，由于其内容为讨论《诗经》，且先秦已有以“论”为题之例（《荀子》有“天论”“正论”“礼论”“乐论”），因而《诗论》之定名无可非议，目前学者对此已达成共识。另有学者称为《诗序》，持之有故，可备一说。还有称为“诗说”者，以其与“诗论”类，可以不论。

《诗论》的作者有“孔子”“卜子”“子上”“子夏”诸说。由于《诗论》“孔子”合文的隶定已有定论，“卜子”“子上”说已经过时。《诗论》的内容为孔门后学述孔子有关论述而成篇，其思想主要属于孔子，亦包含了孔子弟子（主要是子夏）的文学思想。就《诗论》文字构形以及书写风格分析，与郭店简相近，应是抄成于战国中晚期。因而，《诗论》的作者问题可以参照先秦子部书的成书惯例来理解，定为“孔子”，合于《论语》归在孔子名下的惯例，当然是可以的。“子夏”说重视子夏传诗的因素，且《诗论》成书在孔子身后，因而“子夏”说也是值得参考的。

《诗论》留白简是简帛研究遇到的新问题。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为编联分章所必须，而且有可能涉及竹简制度深层次的问题。笔者曾于 2001 年 7 月 30 日亲赴上海博物馆考察《诗论》原简，所谓“留白简”上下确实经刮削，刮削后部分呈粗纤维状，与未经刮削的中间部分区别明显。然为何刮削，实未敢臆测。

陈思鹏对“留白简”提出的三点基本认识是明白具体的；不过，他又承认有“留白部分初写有文字而后不存”与“留白部分未曾有过文字”两种可能。可见“留白简”虽历经十余年讨论，仍然是难题。

#### 2. 对《诗论》竹简的编联、拼接、复原研究的分析与评价

学者对《诗论》原简编联复原的意见分歧很大。

出土竹简的整理编联是难度极大的一项工作，不仅学识与经验二者不可或缺，尤须慎重从事。由于这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，不断有学者在这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，值得特别尊重。笔者重视李学勤提出的编联方案，亦肯定康少锋的编联意见。对《诗论》简编联的最后认定，不仅有待于研究工作的深入，而且还有待于新的条件和新的契机。

陈斯鹏认为《诗论》简 1 标号“■”以前的文字“行此者兀（其）又（有）不王（乎）”亦属《诗论》，而不属《子羔》。由此推论，1 号简不能置于篇首，整理者对篇首简的处理是不合适的。陈氏以上意见理由充分，值得重视。不过陈氏断言 1 号简属于“留白简”，恐怕还需要更可靠的证据。

#### 3. 对《诗论》字、词及所涉《诗》篇名考释的分析和评价

文字释读与考释具有很强的专门性，虽然目前对《诗论》“隐”“坪（平）”“触”等字的释读有一定共识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文字的释读与理解将是长期研究的课题。《诗论》是失传文献，不比传世文献之有经师训解，释读之难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。对于有学者认为《诗论》“坪”乃“圣”字误摹之说，学者曾有专稿提出商榷性意见。<sup>⑦</sup>

学者对《诗论》的句读有诸多分歧。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以后，会不断有新的认识。笔者亦有可供讨论的意见，试举例：

《诗论》简 27：“《北风》不幽（绝），人之情（怨）。 ”

周凤五释“幽”为“继”，云：

所谓“不绝人之怨”，无论其直在我，其曲在彼，此言皆嫌倨傲无礼。至于“不继人之怨”，则虽朋友一时交恶，然而彼此无怨，终能言归于好也。《邶风·北风》共三章，首、次二章前两句以“北风”“雨雪”之寒凉比喻朋友交恶；次两句“惠而好我，携手同行”“惠而好我，携手同归”，则二人言归于好；结尾“其虚其邪，既亟只且”，形容二人同行，一徐一疾，前者作态，后者欣喜，写来历历如绘，可谓善体人情、善解人意者。《易林·晋之否》：“北风寒凉，雨雪益冰。忧思不乐，哀悲伤心。”写二人交恶；《易林·否之损》（《易林·噬嗑之干》同）：“北风牵手，相从笑语。伯歌仲舞，燕乐以喜。”则写二人言归于好，与简文“不继怨”之说相应，与

毛《传》：“刺虐也。卫国并为威虐，百姓不亲，莫不相持而去焉。”立说迥异。《易林》在三家诗为齐诗，与简文相同，其说盖前有所承也。<sup>⑥</sup>

按：学者多以“《北风》不绝人之怨”为句，兹改句读为“《北风》不绝，人之怨”。周凤五谓“不绝人之怨”句有“倨傲无礼”之嫌，表达的意思有正确性，但表述则没有进入讲清楚道理的层面。

笔者认为，以“《北风》不绝人之怨”为句可能是有问题的。从句法来看，如此断句动词“绝”与宾语“人之怨”搭配不当，经史中找不到这样的句例，是很难做出合理解释的。《诗论》29：“《涉秦（秦）》丌（其）幽（绝），柎（拊）而（尔）士。”与本句适可对照。《涉秦》一诗，“绝”是关键词；《北风》一诗，“北风不绝”是关键词。《涉秦》所以“绝”者，“柎（拊）而（尔）士”也；“北风不绝”者，“人之怨”也。可见改在“《北风》不绝”后断句，是合于句法的。从内容上看，《北风》“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雱”，“北风其喈，雨雪其霏”。郑笺：“寒凉之风病害万物。兴者，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。”政局寒凉使人看不到希望，正乃“北风不绝”也。诗中主人公“携手同行”“携手同归”，只好另找出路，另寻归宿，表达的正是“人之怨”也。《诗序》序《北风》：“刺虐也。卫国并为威虐，百姓不亲，莫不相持而去焉。”与《诗论》评《北风》“北风不绝，人之怨”可谓契合无间。

篇名的释读直接关系到有关《诗》篇的进一步研究，因而显得甚为关键。在整理者释读的基础上，李天虹所释“葛覃”，黄德宽、徐在国等所释“采葛”，何琳仪、季旭升所释“墙有茨”，以上意见已成为学术界共识。“仲氏”，李零、冯胜君等释为“螽斯”，杨泽生认为“仲氏”是今本《燕燕》所包含另一首诗的一章。《子立》，冯胜君认为即《子衿》。另有几个篇名的释读学者意见分歧较大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如简27：“□女此。可斯雀之矣。邇丌（其）所悉，必曰虐奚舍之，宾赠氏也。”“可斯”，整理者引《诗·周南·殷其雷》“何斯违斯”指其为篇名“殷其雷”<sup>⑦</sup>，李零根据《诗·小雅》篇名指为“何人斯”<sup>⑧</sup>，李锐认为是“鵙弁”别名<sup>⑨</sup>。以上诸说均未可定，对此宜阙疑。

#### 4. 对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关系研究的分析与评价

我们认为彭林反对将《诗论》定名为“诗序”是有道理的。《诗论》是对《诗》的哲学思考，而《诗序》主要是对《诗》之本事的叙述。《诗论》重情，而

“诗大序”重教化。《诗论》与传统《诗序》的区别是明显的。

学者反对《诗论》整理者“小序”美、刺“汉儒臆测”说，是应该接受的意见。《诗序》的学术价值不是《诗论》所能替代的，我们不能厚此薄彼。傅道彬断言“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，是补充而不是超越”，是值得重视的意见。笔者曾多次提出：出土文献对于传世经典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证史补史，与傅道彬说基本一致。不过我们对傅氏的说法也须作必要的补充。甲骨文所记殷代世系与《史记》基本相符，有一处不同，错在《史记》，而甲骨文是准确的。清华藏一《楚居》、清华藏二《系年》所记史实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经史文献颇有不同，经学者研究形成的部分正确结论屡屡证明，依据新材料可以有新发现。我们对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可以估计得更充分一些。

在基本释读的基础之上，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相关研究无疑是《诗论》本体研究难度最大且最重要的学术问题，研究的空间巨大。

《诗序》研究是公认的显学，但重大疑难问题陈陈相因，被郑振铎称为“最沉重、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”<sup>⑩</sup>。如《诗序》作者问题，迄今为止，不同的看法不下40种，被四库馆臣目为“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·诗序》）。《诗论》的出现为《诗序》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，而《诗论》本身研究的难度有甚于《诗序》。

《诗序》与《诗论》好比一对难兄难弟。《诗序》被秦始皇烧了一把火，接着又被项羽烧了一把火，从灰烬中爬出又历经劫难，遍体鳞伤，失去原貌。《诗论》因沉埋地下而留下2000余年传承空白。如今从地宫中走出，已是缺胳膊断腿。然而《诗论》留下来的部分仍然是原来的样子，为我们抚平《诗序》的创伤，认识其原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；而对《诗序》的重新认识也为我们修复《诗论》的残缺，弥补其留下的空白提供了最为切近的参照。我们有了前贤所不具备的条件，理应走出前进的步伐。

#### 5. 对《诗论》深入拓展研究的分析与评价

《诗论》研究多部专著集中出版，昭示着《诗论》研究正在走向深入。制度史、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渐次展开，学者提出的各种看法异彩纷呈。7部专著有对“童而偕”之诗、《诗论》“性”“礼”“命”“知”等

关键用语的专题讨论;有运用金石简帛资料考四家诗异文;或为分章注释,或全文翻译;或从《诗论》说《诗》方法、诗旨、理论倾向三个方面研究《诗论》内涵;或讨论思无邪、正变与中和、采诗、献诗、观诗、赋诗等问题;或继续展开简制、简序及文字释读方面的基础研究;或集中讨论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问题,各有创获。

《诗论》与学术史、经学史、思想史、制度史的研究以马银琴、江林昌、晁福林、陈斯鹏、曹峰、杨春梅、曹建国等诸多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。以诗教方面的讨论较为集中。晁福林的研究涉及面广,多史家功夫之作,尤以与《诗论》有关西周至春秋重要历史事件的分析为深入。

#### 6.《诗论》研究存在的问题

在收获成果的同时,也应该看到,《诗论》各方面研究不同程度存在问题,较为突出者有:学者或在基本释读并不确切的情况下展开讨论,所作论述难免有沙塔之虞。这种做法有一定倾向性,应该引起重视。

考虑到所有参与《诗论》研究讨论者都难免释读之误,乃认同争辩为达成共识的必经过程,以求在异义相与析中推动研究向更高水平提升。以下只举例分析若干具体问题,不及其他。

其一,《诗论》简 25:“《少明》不𠂔。”

有的学者认为“不”字下“不大可能有缺文”,读“不”为“负”,引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“是任是负”解为“负责任”。

按:此有三点不可靠。第一,以“《小明》不”为句,“不”下无缺文,属推测性的意见。读者不妨参考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具有整体观感的缩制图版第 3、4 页,《诗论》简 10“情”、简 11“𠂔”字下皆有与简 25“不”字下大略相近的留空间距,简 25“不”字与其下之字连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。又,《诗论》大部分简文有句读,而“不”字下无句读符号是可以肯定的,这一点也不支持此类断句。第二,读“不”为“负”是合于音理的,但了解通假的都知道,音理说明不是通假的充分条件,须有相关例证,须合于文意。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全部楚简中,尚未见到用“不”为“负”之例,可见将简文“不”读为“负”,并不可靠。第三,该例所引《大雅·生民》“是任是负”是互文句,意思是担任背负(或肩负),可以引申出“负责任”。但将简文“不(负)”解为负责任,则是

违背训诂常识的,经史中“负”字单用尚未见解为“负责任”的例子。

对以上三字简文做出并不可靠的释读,进而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长篇论述,恐难免沙上建塔根基不稳之嫌。

其二,《诗论》简 25:“《又(有)兔》不奉(逢)𠂔(时)。”

“奉时”多数学者读为“逢时”,但有的学者却断言不必改读。提出的理由是:“在先秦时期的甲、金和简帛文字中,这个字尚未见有读若‘逢’之例。”认为“奉时”即“尊奉天命所给予的时遇”,并由此发端而写出长篇论文。

按:“尊奉天命”说是否合于诗旨,另当别论。但该例在自己文章脚注已标明马王堆汉墓帛书有“奉”读为“逢”之例的情况下,仍力排众议另立新说,则未免过于固执。两汉与先秦属同一音系,帛书“奉”读为“逢”之例实际上是可以支持多数学者意见的,更何况奉、逢为谐声,谐声通假无须音理说明,可见该例驳论的理由不充分。还有必要指出,葛陵简甲三 64:“𠂔𠂔少(小)臣成奉(逢)𠂔(遇)𠂔(虐)。”这是明确的战国中期楚简“奉”读为“逢”的例子。葛陵简公布于 2003 年,该例漏检。

其三,《诗论》简 20:“𠂔(吾)𠂔(以)《折(欂)杜》得雀(爵)𠂔𠂔。”

“雀”字学者多读为“爵”,“雀”下一字残存部分笔画,学者或释为“服”。有学者读“雀”为“绝”,解“绝服”为《礼记·大传》之“绝族无移服”,并作出“宗法制度下社会结构的松动”的长篇引论。

按:该例读“雀”为“绝”不可信。楚简“雀”字读为“爵”,其例多有;而读为“绝”者未见,该文亦未举出用例,只是说“没有太大问题”。其实违背多闻阙疑原则,一旦出现释读之误,就不是小问题。楚简另有𠂔、𠂔,多读为“绝”,因其使用频率高,已是常识。“绝”既另有其字,读“雀”为“绝”是没有根据的。“雀”字释读既失据,再加上“服”字释读因其字残只能是推测性的,因而该例整篇论文的立论基点不稳。立论基点既出于想当然,所有论证及结论很难是可信的。

综上所述,我们对目前《诗论》研究状况可以有以下基本判断:《诗论》学术史、思想史、制度史层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,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充分肯定;《诗论》释读方面的基础研究是必须重视的,

在基本释读没有确切明白之前,如果按照自己并不可靠的理解展开研究,就会面临说得越多错得越远的危险。

## 注释

①在2000年8月北京大学举办的“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上,马承源作关于楚简《诗论》的学术报告。裘锡圭在发言中指出:整理者所释的“孔子”合文应释为“卜子”。又,李学勤:《再说“卜子”合文》,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3次研讨会,2000年11月11日。黄锡全:《“孔子”乎?“卜子”乎?“子上”乎?》,简帛研究网,http://www.jianbo.org/Wssf/Huangxiqian.htm。②裘锡圭:《关于〈孔子诗论〉》,姜广辉主编:《中国哲学》(第二十四辑)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139—142页。③李学勤:《〈诗论〉的体裁和作者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年,第51—61页。④⑤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67辑,2002年。⑥⑦《齐鲁学刊》2002年第2期。⑧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6期。⑨彭林主编:《中国经学》第5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年。⑩姜广辉:《关于古〈诗序〉的编连、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的研究》,《中国哲学》(第24辑)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143—171页。⑪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,2002年。⑫《孔子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⑬《文艺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⑭《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巴蜀书社,2010年。⑮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辑,中华书局,2006年。⑯卜宪群、杨振红主编《简帛研究二〇〇四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年。⑰《考古与文物》2007年第6期。⑱《孔子研究》2007年第6期。⑲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1年。⑳李天虹:《〈葛覃〉考》,《国际简帛研究通讯》(第2卷)2002年第2期;李学勤:《续说〈诗论〉简〈葛覃〉》,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2次研讨会,2000年10月;李学勤:《续释“寻”字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0年第6期;刘钊:《〈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〉札记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,2002年,第289—291页;周凤五:《〈孔子诗论〉新释文及注解》,同上,第152—172页;黄德宽、徐在国:《谈〈孔子诗论〉中的三个〈诗经〉篇名》,《古籍研究》2002年第1期;何琳仪:《沪简诗论选释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,2002年,第243—259页;李旭昇:《读郭店·上博简五题:舜、河浒、绅而易、墙有茨、宛丘》,《中国文字》新第27期,台北艺文印书馆,2001年,第113—120页;李零:《上博楚简校读记(之一)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1年第4期;冯胜君:《读上博简〈孔子诗论〉札记》,简帛研究网,http://www.bamboosilk.org/Wssf/2002/fengshengjun01.htm;杨泽生:《关于竹书

“诗论”中的篇名〈中氏〉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,2002年,第355—362页。㉑李守奎认为“籀”字上部从“象”,“象”与“兔”是异字同形的关系。㉒李守奎:《楚简〈孔子诗论〉中〈诗经〉篇名文字考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,2002年,第342—349页。㉓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21—168页。㉔彭林:《“诗序”、“诗论”辨》,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,2002年,第93—99页。㉕方铭:《〈孔子诗论〉与孔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》,《文艺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㉖傅道彬:《〈孔子诗论〉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》,《文艺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㉗江林昌:《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》,中华书局,2011年。㉘《学术研究》2002年第9期。㉙《华侨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4期。㉚谢维扬主编:《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》,上海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㉛③④《孔子研究》2003年第5期。㉜《齐鲁学刊》2003年第6期。㉝③④《孔子研究》2004年第2期。㉞③③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4期。㉟《考古学报》2004年第4期。㊱李学勤、谢桂华主编:《简帛研究二〇〇二、二〇〇三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。㊲《中州学刊》2005年第3期。㊳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5期。㊴刘信芳:《孔子诗论述学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3年。㊵黄怀信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〈诗论〉解义》,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。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6年。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1年。㊸《中国哲学》第24辑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2年。㊹《齐鲁学刊》2002年第4期。㊺《汉学研究》21卷1期,2003年6月。㊻《新疆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2期。㊼《复旦学报》2006年第6期。㊽《孔子研究》2008年第5期。㊾《河北学刊》2013年第2期。㊿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3年第2期。①《浙江学刊》2004年第1期。②《文学评论》2004年第5期。③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第1期。④《学术交流》2002年第4期。⑤简帛研究网,http://www.bamboosilk.org/Wssf/2002/wangzhongjiang01.htm。⑥饶宗颐:《新出土文献论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。⑦《中国哲学史》2005年第4期。⑧《孔子研究》2006年第6期。⑨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2期。⑩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0年第4期。⑪刘信芳:《关于竹书“错别字”的探讨》,《考古》2006年第10期。⑫周凤五:《〈孔子诗论〉新释文及注解》。⑬马承源主编: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157页。⑭李零:《上博楚简校读记(之一)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1年第4期。⑮李锐:《上博楚简续札》,朱渊清、廖名春编: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》,上海书店,2004年,第533页。⑯郑振铎:《读毛诗序》,《小说月报》1923年第14卷1号。

责任编辑:行健